



文物成动画主角，让世界看懂“中国可爱”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怡蒙
记者 蒋肖斌

5月15日，黄锐颖以账号“阿虾AIXA”在某视频网站发布动画《当国宝下班后》动画短片，当天播放量即突破百万次，截至6月5日，总播放量超过520万次。而他在2024年6月发布的第一部爆款文物动画短片《换个方式认识国宝吧！陶鹰鼎鼎》，也获得了数百万次的播放量。

把文物做成动画，故事得从2023年初夏说起。当时25岁的黄锐颖站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隋唐五代展区的一面展墙前，凝视着一幅1:1复制的敦煌莫高窟《鹿王本生图》，涌现出朦胧而激动的情绪。小时候，黄锐颖看过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上美影厂”）的动画电影《九色鹿》，其神秘而绚烂的艺术风格，曾在他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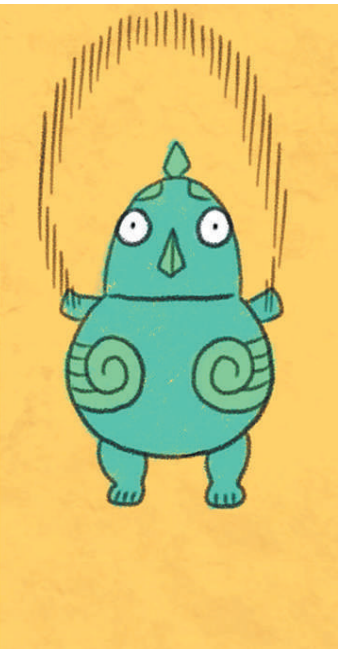
在这次参观中，在黄锐颖惊叹古人审美和技艺的同时，身旁有一对年轻的情侣，路过一件唐三彩的陶马时说：“好像迪士尼动漫里的马。”这句无心的感叹，在黄锐颖心里掀起了波澜，开始想要做些什么。今天，他的文物动画获得关注，大家纷纷在评论区分享喜爱之情和自己看到过的其他有趣文物。“看到很多年轻网友说，一定要到线下去看看这些文物，这也贴合了我的创作初心——让大家看到、想了解、喜欢上这些文物。”

无独有偶，另一名拥有全网近千万次播放量的“博物馆显眼包”系列动画短片创作者狄方宁（网名“动画道长Dee”）也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最能触动他的，是“孩子刷了N遍，主动要去博物馆”这类反馈，“让我真切感受到作品点燃了下一代对文物的好奇心——这远超流量数据带来的满足感”。

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这两名青年艺术家，试图寻找答案——动画这一动态的现代创意形式，如何与古老静态的文物结合？下一代观众，乃至海外观众，能看懂我们的文物动画吗？

从博物馆开始的故事

大学毕业后，黄锐颖从事广告动画的设计制作工作。每到一个新地方，他都



鸛鸟和它正在跳绳的动画形象。狄方宁供图



彩绘石骑马人物照片与其在《当国宝下班后》动画短片中的形象。黄锐颖供图

会去当地的博物馆看看，“博物馆是宝库，我们会在其中不时发现许多可供创新和延伸的内容”。在开头的事件发生后，他就想，如何将文物的故事，用中国人的艺术形式和更有趣的方式呈现。

2023年下半年，黄锐颖又陆续去了几次国博取材、选材。“我是学美术的，在领会、分析这些文物的造型语言时，无论是商周的青铜器，还是明清人们日常所用的物件，无论是颜色还是形状，我都觉得它们美丽且独特。”

在“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最开始的远古时期分区，观众很容易就看到陶鹰鼎——黄锐颖的动画主角。黄锐颖读过一些关于它的历史，亲眼看到时有更直观的感受，“像一个球，比我的脑袋还大，像背着手遛弯的老大爷”。

狄方宁之前就会做一些定格动画和水墨动画。2023年6月，有粉丝评论，他画的龙头粽子表情诙谐可爱，“有古代瓷器、陶器的感觉”，还发了一些文物的照片。

“虽然之前也去博物馆，但还真没留意过这些‘显眼包’。这名粉丝的热情分享如同给我打开一扇新世界的大门——那些文物夸张的造型、生动的表情瞬间击中了我。我的脑海中立刻涌现出它们‘活起来’的动画画面，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狄方宁说。

为此，狄方宁做了扎实的准备：他收集大量网络流行的文物表情包、趣味解读，分析其“出圈”的视觉特点和大众情感连接

点；再去博物馆，多角度观察、揣摩文物的“神态”，拍摄素材记录年代信息；同时结合博物馆提供的官方文物照片、文章，理解文物的功能，确保趣味性的同时不偏离文物本身内涵。

从2023年年底到2024年春天，黄锐颖也在做着各种准备，搜集资料、编写脚本、绘制设定……4月，他开始全身心投入动画制作。

艺术风格借鉴上美影厂《天书奇谭》

最终，黄锐颖从陶鹰鼎、击鼓说唱俑、三彩陶马等“候选物”中，选择了陶鹰鼎。1957年，一名陕西农民在田里意外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仰韶文化的陶器陶鹰鼎，随手将其带回家做了鸡食盆。1958年秋，北大师生考古队在华县考古发掘，农民主动将其送交。黄锐颖查找资料，又了解到陶鹰鼎1993年担任过“申奥大使”前往瑞士展览，以及2002年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的故事。

“它的故事本身就很有趣，可遇不可求，一定不能浪费这个选题。”抱着这个信念，黄锐颖独自完成了动画短片的几乎全流程，仅其中一段邀请另一名动画师福贵合作作画，那段时间，他没日没夜地画，“纯画的过程就有一个半月左右”。

黄锐颖借鉴了1983年上美影厂出品的《天书奇谭》的艺术风格，还使用了同样

来自仰韶文化的鱼和鸛纹作为转场背景。

“百分百写实照搬文物的样貌，对观众的吸引力可能不大。所以想尽量可爱一些，但我不想放弃文物本身的一些特征和美学符号。”黄锐颖说，《当国宝下班后》出现的彩绘石骑马人，丹凤眼微斜，马的鼻子很大，咧着嘴像在笑；击鼓说唱俑有很多条抬头纹，但我只画了一条，在保留特征的同时做了简化。”他还为作品添加了一些小细节，如有趣的音效和一些客串的经典动漫人物。

狄方宁的作品是不同文物片段的合集，最吸引观众的是脑洞大开的动作、传统质朴的画风和有趣的音乐。他会设想贴脚挥翅的鸛鸟是在跳绳，下颌兜出的红陶兽形壶定格在打瞌的瞬间，大象在晋侯鸟尊腹中漫游、最后伸出脑袋……

狄方宁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后就进入上美影厂工作，在动画组的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的创作，“动画师不仅是执行者，更是创作者，能在导演框架下大胆设计动作，赋予角色独特生命力”。

参考著名画家奚阿兴的《盘古开天》《共工触山》等连环画，狄方宁用岩画原始的粗砺感，去搭配动态和节奏等现代视听语言；而文物动作与神态的灵感，源于他看过的中外动画、电影，甚至网络热门梗图，一见到文物的独特造型，他的大脑中就会产生“对对碰”；音乐方面，多取材于香港武侠电影配乐，“它们有强烈的戏剧张力，能瞬间赋予文物灵魂”。

让世界直观感受到中华文化之可爱之处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平均每月更新一次，狄方宁的作品很快获得了高热度，网友们在评论区笑成一团，也分享着自己看到的有趣的文物。他的作品还被转载到国外社交媒体，几家博物馆也联系他合作。

让狄方宁印象最深的是与上海博物馆合作的龙年宣传片，这是他与博物馆的“合作首秀”。“这次合作不仅是一次成功的传播，更让我体会到专业机构对创新表达的开放态度，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能量。”

黄锐颖的陶鹰鼎动画火了以后，第二部作品是他畅想了国博的文物在“非营业时间”会怎样“复活”和“互动”。偶尔，他也会想起在国博第一次看到九色鹿壁画的那一天，“在我小时候，就已经有一批人尝试了对壁画文物的现代表达，现在又多了一种传承的感动”。

黄锐颖发现，作品在国外网站上也有十几万次的点赞，“原来我讲的中国文物的故事，外国人也喜欢看”。

“如今有许多人在探寻带有国风符号或风格的创作。”黄锐颖说，希望未来能与文博专业人士交流，也想和更多有才华和热情的创作者一起奋斗，以团队的规模进行稳定、高质量的产出和运营。

除了文物动画，狄方宁近来还在创作水墨风格的新系列《山海经》《怪诞经·山海》。水墨相对小众，但“那份独特的流动感、留白意境与东方神韵始终令我着迷，这是回归初心的一次挑战”。

谈到文物与动画的关系，狄方宁打了个比方，文化是动画的“骨和肉”，动画是文化的“皮和衣”。深厚的历史底蕴与独特的东方美学，为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水和强有力的支撑；动画的视听语言、趣味表达，将这些文化基因转化为具有亲切感的当代故事，它们是相互成就的。

狄方宁认为，动画与短视频对当下年轻人的核心传播优势，就是它们的“破圈”能力，让科普更有亲和力，“如果观众看了之后对传统文化产生一定的兴趣，再去自主挖掘和学习背后的故事，那就更好了”。

“我选择专注于打磨那些能让人会心一笑的有趣之处。我们的传统文化在海外传播时存在一些空白甚至误读，这让我更加渴望通过作品，让世界直观感受到‘中国可爱’的魅力——我希望每一个小动画都能成为世界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桥梁。这是我未来努力的方向。”狄方宁说。



扫一扫 看视频



《盗魂铃》剧照，左为王梦婷饰演的金铃大仙。武果果/摄

“京剧是徽班进京、徽汉合流形成的，本就是包罗万象的综合性艺术。”王梦婷同时强调，市场青睐的，也并不只有“好玩”的。今年是荀慧生125周年诞辰，王梦婷主演的荀派经典《玉堂春》全本，尘封半个多世纪，复排上演。

“这出戏全本长达4个多小时，过去观众晚上没有别的事，看到很晚也没问题，但现在的观众看完还得赶地铁。之前的版本采取删减到两三个小时的方式，这一次，我们在尊重老剧本的基础上，把戏拆解、扩充成了两天的版本，让观众看一部全本的‘连续戏’。”王梦婷说。

人物

让00后“入坑”的爆款京剧，观众买账是硬道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起猛了，竟然在京剧里听到了‘脱口秀’！”00后第一部“入坑”京剧“《看完想去学京剧了》……这是青年演员王梦婷领衔的京剧经典剧目《盗魂铃》演出后，观众在社交媒体上的评价。自2024年年末首演，剧中“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的台词片段迅速“出圈”，网络播放量近亿；今年“五一”期间，升级版《盗魂铃》又获得了票房丰收。

在戏曲舞台上，年轻人传承传统、探索现代，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独家专访时，荀派第三代传人王梦婷说：“当年四大名旦创新的时候，也不会所有人都说好。我希望自己去尝试，我接受一切评论。一出戏最终能不能留下来，要看观众买不买账。”

《盗魂铃》属于京剧“玩笑戏”，以市井小戏的形式出现，大多没有严格历史可考，但在题材、人物和形式上充满现实感。《盗魂铃》脱胎于《西游记》，围绕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故事展开。

京剧，这本就“高端的食材”，在年轻

的传承人手里，炖出了新的味道。除了那句“出圈”台词，剧中，王梦婷与马派老生名家朱强合作表演的探戈舞，也成为话题。创作团队还使用板胡来演绎经典剧目《一步之遥》，作为配乐。王梦婷回忆：“当时想，如何把这种国际化的舞蹈与中国的戏曲融合，最后我选择用民族乐器中音板胡，让观众觉得既新颖又不违和。”后来，网友评价看这段混搭表演，就像“坐在塞纳河畔喝着豆汁儿”。

王梦婷出生于辽宁沈阳，上幼儿园时就开始学习舞蹈，到上小学时，考入辽宁省艺术学校（现并入沈阳师范大学）附小。“我先学的舞蹈专业，但我姥姥非常喜欢传统艺术，就让我也试一下戏曲，结果都考上了。她就建议，要不就学戏曲吧，不仅能‘跳舞’，还能‘唱歌’。”就这样，王梦婷走上了戏曲之路。但姥姥可能没想到的是，在20多年后的京剧舞台上，王梦婷真的跳起了探戈。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老话一点儿也没过时。不到7岁就开始住校，王梦婷面临着离开父母的心理锻炼和学戏的严苛训练。“当时的培养方式有点像老戏班。比如，练京剧身段中的山膀（表演者两臂向

左右伸展，两臂高过头，两掌略上扬，形似一个“山”字——记者注），一练就是半小时。孩子累得受不了，胳膊耷拉下来，老师就拿小棍儿抽你。”王梦婷说，“确实苦，但不吃这个苦，我们的基本功不会这么扎实。”

看到学戏这么苦，王梦婷的妈妈心疼了，想让她女儿放弃，王梦婷不同意，坚持要求学下去。王梦婷说，小时候喜欢戏曲，更多是喜欢在舞台上完成一场好的表演、得到老师和观众的掌声；真正成为演员之后，才发现自己早已对这门艺术“爱得深沉”。

在王梦婷看来，荀派艺术在对人物的处理上尤为擅长，尤其是年轻活泼、可爱善良的人物，以及社会底层的真善美的人物；而在唱腔上，偏口语化，让观众听得更清楚，也更容易理解。

“精准把握荀派艺术的风格，再根据自己的条件，把荀派的东西融在身上。荀先生说过，学他，但不能复制他。可以学他的艺术理念、艺术技法，但不是为了模仿他。很多前辈艺术家继承荀派，又有自己的理解，这样才把荀派艺术传承发展，这也是我现在所努力追求的。”王梦婷说。

“荀先生的思想非常前卫，在服装、造型、唱腔上，都有时代的元素。比如，他在

《杜十娘》的唱腔中融入京韵大鼓；《红娘》中的蝴蝶结云肩，效仿的是当时俄罗斯女性的服饰。”王梦婷说，“现在我注重在服化道和舞台表演中引入时代元素，实际上是荀派一以贯之的艺术理念。”

大部分非戏迷的年轻观众第一次知道王梦婷，是因为《盘丝洞》。“这是一出老戏，其中有一场戏是演员的个人才艺展示。每一位前辈在演这段的时候，都会加入自己的才艺。”王梦婷觉得，这种形式十分契合当下年轻人的口味，于是请老师帮助她复排这出戏，还在剧中加入了流行歌曲《芒种》。不出所料，《盘丝洞》在梅兰芳大剧院首演后，王梦婷的舞蹈片段瞬间在短视频平台火了，这出戏也将在7月再次上演。

有了《盘丝洞》的成功，在创作《盗魂铃》时，王梦婷的目标观众更倾向年轻人，加入年轻人能听懂的流行语作为包袱。“传统剧本中的一些台词是那个年代的幽默元素，在当下语境中，观众是听不懂的。”为此，创作团队在保留传统幽默元素的同时，加入大量现代观众熟悉的内容，就比如总结为什么妖精没吃过唐僧肉，原因是太注重食品安全，每次非得洗，从而引出本文开头的那句著名台词。

《与恐龙同行》：新技术复原恐龙“温情时刻”

英国电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科学类纪实节目。也是在那一年，14岁的托马斯·斯科特(Thomas Scott)在中学阶段看到了这部纪录片，这成为他爱上恐龙的一个重要原因。

时隔25年，这部经典IP以崭新面貌回归，托马斯·斯科特也成为了纪录片出品方BBC Studios科学部的研发负责人，前后3年投入到该片的开发制作工作中。“我们记录恐龙，也在追问。”他说。

1999年的《与恐龙同行》由英国“国宝级导演”肯尼斯·布莱纳解说，中文版由当时的央视主持人赵忠祥配音，观众群遍及70后、80后和90后。新版《与恐龙同行》以BBC原版为创作灵感，融合最新CGI技术和古生物研究成果，从崭新的视角呈现恐龙的生存故事。

有经典“珠玉在前”，当下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讲述恐龙的故事？

在北京举办的分享会上，托马斯·斯科

特以犹他盗龙为例，展示了前后两版纪录片中，科学和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恐龙形象呈现的变化：在1999年的设计中，犹他盗龙没有羽毛，颜色单一；新版中它长满羽毛。托马斯·斯科特介绍，这一变化参考了中国的恐龙考古研究成果，“基于中国盗龙的发现，犹他盗龙的头部、颈部和前肢被羽毛覆盖，并且羽毛的颜色从亮橙色过渡到黑色”。

“除了恐龙外观和行为的惊喜，我们还希望在纪录片中呈现最新的科学发现，例如25年前没有发现的棘龙骨骼。同时在观众和恐龙间搭建情感的连接。”托马斯·斯科特说。

纪录片分为《雨林孤儿》《河中巨兽》《兄弟同盟》《族群纷争》《迁徙之路》和《巨龙争霸》6个分集，6只不同年龄和种类的恐龙，在各自的环境里经历着生存风浪。每只恐龙都有自己的名字：露丝、科洛弗、索

贝克、阿尔比、乔治和“老大”。在纪录片中，恐龙不再是传统电影中的“猎杀怪物”，它们觅食、迁徙，会温情地玩耍，也可以是照顾幼崽的“奶妈”。

对于“已消失的世界”，如何构建关于恐龙的叙事？这些故事是虚构出的还是真实存在过的？作为一部科学纪录片，如何平衡科学的严谨性与叙事的趣味性？

“每一集开场，我们都会说：你可以想象这样的故事会发生在恐龙身上。”托马斯·斯科特告诉记者，尽管历史上未必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事件，但这些故事都不是出于节目效果凭空捏造的。“所有恐龙的故事都是我们和负责挖掘、考古的古生物学家一起完成的。基于最新的科学研究讲述故事，和观众建立起情感的连接，并努力在这两者间保持一种平衡。”

把握这样的平衡并不容易。拍摄过程中，古生物学家负责考古现场的挖掘，记录

片队则根据考古现场的证据寻找要拍摄的挖掘地点。“我们先进行考古发掘本身的拍摄，负责具体挖掘现场的古生物学家团队会参与后期全程，包括合作撰写纪录片的故事、评估恐龙的建模动作，确保科学的精准性。”托马斯·斯科特说，纪录片呈现的内容，全都基于科学事实。

例如，纪录片中恐龙们的名字，并不是撰稿人想的。在化石挖掘现场，古生物学家们会给出挖掘出的恐龙骨架起独一无二名字。《河中巨兽》一集的主角“索贝克”，就是负责挖掘的古生物学家给一只棘龙骨架起的名字。那条棘龙的出土地点在非洲撒哈拉沙漠，在恐龙生活的一亿多年前，那儿还有河谷和平原。而“索贝克”这个名字是埃及神话里的鳄鱼神，同样是水中猛兽，生活在水草富裕的平原，与非洲挖掘地“不谋而合”。

故事本身的戏剧性和趣味性也是记录

文化批评

□ 任冠青

最近，90后作家刘楚昕创作的小说《泥潭》，获漓江文学奖虚构类奖。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这位手握奖杯的年轻作家，哽咽着分享了他和病故女友的故事，让不少网友潸然泪下。

2017年，他在读博期间邂逅初恋女友。每次散步时，他总说要回去写作，即便女友眼中有所失落，最后还是会放他离开。他笑称，对此心中有愧的自己，也不忘给女友“画饼”：“等我小说发表获奖，就给你买化妆品和新衣服。”但他“画的饼”终究未能给女友兑现，女友没能看到他举起象征梦想的奖杯，就因为癌症永远离开了。

刘楚昕回忆，2020年的某天，女友正在听歌，歌中唱着“越过山丘，却发现无人守候”，他不懂其意。一年后，女友病故，刘楚昕整理遗物时，发现女友写给他信，信中写道：“希望你在痛苦中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寥寥数语中，那些曾经的甜蜜与依恋，对文学梦想的默默坚守，对挚爱的失去与遗憾，都如同白描般呈现给观众，戳中人们心底最柔软的部分。“有人完成了精神救赎，有人撕开命运缺口，更多人颠沛流离于生死两难的陌路。”评委委写给刘楚昕的这句颁奖词，也成为他经历的无常命运之隐喻。

不论是刘楚昕与恋人之间的离别往事，还是他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持续投稿却屡遭退稿，“初稿50万字，反复删改至13万字，过程充满挣扎与自我否定”的经历，都因那份真实的质感让人产生深深的共鸣。没有隔靴搔痒般的讲述、高调的自我标榜，亦无无病呻吟式的叹息，刘楚昕的经历，激起的是人们对爱与失去、对追梦之艰辛不易等普世情感的共同感知，这也是文学真正打动人心的力量所在。

近些年，不时有“文学素人”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引发关注与讨论。比如，写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赶时间的人，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等诗句的“外卖诗人”王计兵；将身上每一朵“烟花”都写进诗的矿山女工温馨。刘楚昕在此次出圈前，也处于文学圈“查无此人”的境况，“没人认识他，也没加入作协”。

事实上，他们能够被看见，某种程度上也有幸运的成分。一位资深出版人就指出，“刘楚昕们是冰山露出水面的尖角”。毕竟，“新人稿挤不过名家专栏”是常态，市场普遍会对更有名气、更为资深的作者接受度更高，对出版社而言，选择成熟的作家也是一张“保险牌”。而当一位作者默默无闻而又缺乏“标签”“爆点”时，“哪怕作品再好，没有卖点就没有出路”。这种令人遗憾的状况，在世界文学史上不时存在。对此，作家郭安庆就直言：“无人问津，还继续写下去，精神当然难得，但实际很难有人能坚持下去。”

就此而言，如何通过选拔和出版机制的改革，让真正有才华的作者脱颖而出、不被埋没，值得深入思考。对此，文学圈近些年展开了一些尝试，例如通过匿名写作的方式，让评委不看背景、不论资历，仅仅从作品本身去进行公正评判。如今备受关注的青年作家郭执笔，就是通过这种透明的机制一举夺冠，继而被更多人看见。类似探索，不失为文学杂志或出版社挖掘和培养新人的一种有效路径。

正如作家余华所说，“文学最好的时代是新人辈出的时代”。回归文学本身，让那些对生命有深刻体察、真正富有才华的“刘楚昕”们能够被发现、被欣赏，才能确保文学界持续繁荣，让读者接触到优秀作品。

片的魔力之一。创作团队在故事呈现时借鉴了部分现代动物的行为，如恐龙“育儿”就参考了鳄鱼和鸵鸟。

“棘龙父亲从水里抬起身体，让孩子坐在它的头上，鳄鱼也会有同样的行为。我们尽量不引入太多哺乳类动物的行为，尽可能借鉴鸟类和爬行动物类，避免让恐龙的行为过度失真。”托马斯·斯科特说。

在托马斯·斯科特看来，讲述恐龙的故事、了解古生物学家的研究成果，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科学研究的过程以及不同的科学学科。“恐龙的研究也能帮助我们提出一些非常重要的关于自然界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通过研究今天的自然界解答的，比如恐龙大规模灭绝，因为类似的灭绝，可能需要在几百万年的时间维度去发生，对恐龙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加深这一块的理解。”

“我非常喜欢这部纪录片的原因，在于它能够让我们看到科学发现的过程，看到科学家是怎么提出假说，然后找到问题的答案。”在托马斯·斯科特看来，科学纪录片正有这样的魅力：讲述有普世性、跨国界、打动人心的故事。